

三魚堂外集卷之五

申請公移

運軍行月糧詳文

淺草文庫



為請查漕項舊例以蘇民困事竊惟漕糧藉衛軍以
濟運衛軍藉行月以自資行月舊例均派於各州縣
未嘗專責之一方也今查江南嘉定編有蘇太鎮三
衛運軍行月糧折銀伍千陸百陸拾兩今此各州縣
所無而嘉定所獨也考其由來起於治十八年總
漕蔡因各省衛運軍行月口糧半本折折價不敷

三魚堂外集卷之五

疏請加給務期本折均平部議行糧向係本色今改半本半折每石壹兩貳錢月糧向係本折兼支除本色一半外折色一半舊額每石折銀伍錢今改每石壹兩此加增之銀止應從原派折銀州縣加給或均攤有漕州縣可也乃竟永派高淳安東興化泗州嘉定溧水六州縣就六州縣中嘉定之爲數獨多始則姦蠹乘機橫派至伍萬叁千捌百有奇後因里長倪國柱陸秀德等赴京叩關得減至貳萬陸千柒百有奇查嘉定當年本爲土瘠無米而折漕今反爲土瘠

無米而倍漕既供原派蘇太鎮三衛之行月又增派省衛之行月初派之時衛軍得之望外赴縣支領或俟之春夏或俟之秋冬小民得以從容完納尚爲緩項今則編入考成隨漕支給刻不容緩遂爲急項初派之時軍至縣支領尚爲存留之項所給不過正額今則彙解糧道給軍遂爲起解之項初派之時民力尚可支持今則勢窮力盡難復支撐此瘠土窮民萬萬不能當也竊思江南數十州縣若以此貳萬有零之數均派各州縣所增不過毫末若萃於一縣則極

重難堪伏祈查從來漕項獨累一縣之例酌議均派使軍額不虧而民困得蘇有裨於民生國計不淺也

辭平山署印文

爲疲邑難以兼理懇賜轉詳另委以免曠職事卑職庸碌下材蒙簡攝篆誠各憲不遺葑菲之意自應感激自奮但卑職待罪靈邑以土瘠民貧之區又承屢年荒旱之後鳩鵲滿目雖盡心撫字民氣難復催科稍急則恐相率逃亡概從寬緩又恐賦額不登一切利病不力爲釐剔既恐積習難除欲驟爲更張又恐

驚駭耳目疲罷之民愈不聊生譬之疴羸之症須刻刻防維漸漸補救庶幾元氣可復客感可去稍一不虞百病交作雖若簡僻無事其實比之衝煩之地更難下手卑職所以日夜焦思惟恐調劑不得其宜有負各憲之知遇若使復攝平篆彼此兼營必致曠職伏乞憲臺念疲邑之不易理另委賢能以管平篆使卑職得盡心於一邑庶幾獲免於瘵職感沐鴻恩更無窮矣

申平山縣典史文

為衙官肆行無忌事卑職於本月內奉憲委署平山縣印隨奉有井陘縣代署之文自某月某日起至某日止在任幾日一切利弊俱未及詳查但有典史某卑職素聞其在縣橫行擅受民詞作威作福無所畏忌人人側目卑職因受事不久未能得其實款不敢以風聞瀆報竊有一事大可駭異不得不為憲臺陳之卑職自到平邑不敢輕出一票不敢輕派民閒一物而典史某公然出票私派行戶且公然於年月上硃標印字與堂官無二現有仰紙舖行票可證即一

票而其所標之票不知凡幾閱然不知有功令之可畏百姓莫辨其偽竟以為事出堂官是卑職且代為典史受罪也非奉憲威懲飭則疲邑窮民豈能當其毒耶

派灰車詳文

為運灰一歲已週見值旱傷之餘援例籲憲詳請撥換以均勞逸以拯災邑事卑職隨查得前蒙各憲票派靈壽縣車五輛赴灰廠運灰此係欽工緊件庶民子來之義自不敢辭但靈邑地瘠民貧凋敝情形

俱在上臺洞鑿中灰車費用浩繁運灰五輛計用騾脚三十餘人夫十餘名經年盤費約六七百金山僻疲罷之邑萬難支持以前任董令一詳再詳哀懇免替未蒙憲允卑職到任之初鵠面鳩形之衆環立呼號皆言本邑自康熙十八年秋旱水災逃亡殆半十九年又報秋雹災二十年又報夏旱災二十一年旱災未報二十二年夏秋無雨麥禾盡焦西北一帶又被雹傷俱經董令報有成災在案旱荒如此又經大差

聖駕巡幸五臺協濟夫一千二百名車二十輛又有蘆席方磚牛車等費又陝西防兵經過協濟車五十輛又現奉部派寶砂一萬觔又有此灰車五輛小民筋骨已盡賣男鬻女難以供應卑職目擊情形委實難支若非憲臺矜憫將來逃亡盜賊勢所必至除各項疾苦卑職漸次申詳外查灰車一項如定州新河栢鄉等縣止蒙派車二三輛不等則靈壽小邑原派五輛本屬過當况赴廠已經一年原有更換休息之例伏乞憲臺俯憐窮邑查於未撥州縣中轉移更替

轉請咨部俾災黎得稍息肩均享憲仁更生之賜矣
請免灰車詳文

為民力萬分難支請垂格外之仁以救殘黎事卑職
查看得靈壽一邑地止一十四里不過大邑十分之
一又半係沙壓水衝之地疊經荒旱頻遇大差民生
憔悴不可言狀上年蒙憲派灰車五輛較之大邑反
多費用浩繁實難支持迫於憲檄勉強供運一歲之
內賣男鬻女筋骨已盡今歲萬難再運卑職前經兩
次具詳請替未蒙憲批本月初六日奉憲票仰該縣

勉力照舊供運一邑之民驚惶無措敢再冒昧上請
伏乞憲臺格外垂仁俯賜轉詳倘以靈邑地方稍僻
不比衝途故派車獨多則又有說焉州縣之中有衝
而大者譬之強壯之夫雖處風霜之中猶能負荷重
擔若僻而小者譬之尪羸之人雖安居一室四肢無
力尋常舉步待人扶持况任之以百鈞之重其不立
斃者幾希若止論衝僻不論大小是猶責怯夫以烏
獲之任求駑馬以千里之程也卑職極知冒瀆之罪
然情急勢迫萬不能已如蒙憲臺憐憫窮民使免狼



俱雖將卑職罷黜亦所甘心矣

復請免役詳文

爲民力萬分難支敢再瀝情上請懇賜轉詳更替以
救殘黎事切照靈壽彈丸小邑地瘠民貧更兼荒旱
頻仍大差接踵之後其小民顛連困苦之狀久在憲
臺電鑒中卑職不敢復贅陳上年正月開案蒙護理
道憲鮑分派靈邑灰車五輛較之別邑獨多事干
欽工緊件小民勉力供運脚騾費用浩繁承值維艱
業經卑職屢次備文詳懇更替未蒙憲允今供應十

有八月爲時已久窮黎之典囑殆盡骨髓俱枯捧讀
原詳奉有拉運年餘者輪值更換之憲批卑職極知
冒瀆之罪不可追然民力已竭萬不獲已合再詳請
憲臺俯念窮黎供運已久准賜轉詳更替俾災民稍
得息肩延喘感沐憲仁無窮矣

編審詳文

敬陳審丁缺額緣由懇祈憲鑒事照得靈壽人丁舊
額順治十四年賦役全書載三等九則通折下下人
丁一萬四千七百零一丁歷年遞增至康熙二十二

年賦役全書實在下下則人丁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八丁查其遍增之故則非盡民庶而富加於其舊也因編審者惟恐部駁必求足額故逃亡死絕者俱不敢刪除而攤派於現存之戶且又恐僅如舊額猶不免於駁也必求其稍益而後止更復嚴搜徧索疲癯殘疾鰥寡孤獨無得免者溝中之瘠猶是冊上之丁黃口之兒已登追呼之籍小民含辛茹苦無所控愬加以屢歲荒旱上年又被水災現在強壯之民飢寒切身不能自給而又責其包賠逃亡之糧代供老幼

之差所以民生日蹙閭井蕭條卑職編審之際號呼滿堂不忍見聞然亦恐缺額太多不敢盡數芟除其閒逃而有著落可招撫者卽不除亡而有地畝遺下卽量加於承受之人而不除孩童而丁產業者卽不除老而有產業者卽量加於子孫而不除窮無寸土而未至垂斃者卽不除惟是逃亡之無踪跡老幼之無立錫者鳩形鵠面而奄奄一息者雖欲不除不得不除因復搜求新增之丁冀其不失舊額而應增之數不足以抵刪去之數共計現今審定丁數較之賦

三原堂文集卷之五
役全書之額缺一千五百五十六丁此等缺額之丁
實因屢年編審有增無減今若照舊攤派以求無缺
恐非憲臺軫恤窮民之意而卑職一點良心亦不肯
自昧不敢不據實詳明謹將增除數目造冊呈報伏
候憲裁

覆駁編審詳文

查看得靈壽一邑土瘠民貧豐年則苟延性命荒歉
便相率逃亡飢寒疲罷之衆長養甚難摧折甚易頻
年以來屢遭水旱丁倒戶絕者比比而是然所以一

審一增者非編審之官無愛民之心也止以拘於舊
例惟恐部駁故有頂替者始准開除無頂替者不敢
輕刪而甲長戶頭數年以前雖甚艱難猶尚可勉強
支吾甘自包賠亦不敢求免包賠愈久窮苦愈甚積
至今日正筋疲骨盡之時雖欲再勉強承認萬萬不
能卑職非不知額不可缺但處不得不缺之勢故敢
據實詳請亦非有意破從前之積習也至憲票內開
應作何料理上不虧課下不病民卑職竊思裕課之
道亦惟愛恤窮民使之充足逃亡日少自然國課日

增若目前形勢實難就筋疲骨盡之民求其無缺伏
祈憲臺垂鑒格外轉賜詳院鳩鵠殘黎永沐憲恩於
無既矣至於卑職自爲民牧平日失於撫綏以至戶
口缺額聽候上臺另自處分以爲溺職之戒可也

請題減稅詳文

爲敬陳稅銀遲解緣由懇乞憲慈俯鑒疲邑情形酌
請垂恤事查得靈邑房地稅一項舊額七十七兩五
錢康熙十六年復增銀一十五兩五錢共銀九十三
兩徵收之法每民間交易價銀一兩完稅三分此九

十三兩之稅須有交易價銀三千一百兩方得如額
靈邑地價每畝止一二錢不等民居多係草房泥屋
所值尤無幾一歲之內彈丸之區安能有如許交易
所以每年稅銀常苦不及額舊多派之里下苦累不
堪卑職到任不敢違例私派有不及額多係墊解故
每稽遲如二十五年額銀直至今年四月終旬始得
完解本年春季應解額銀完者寥寥將來萬萬不能
及額捐墊亦不可爲常勢必仍派之里下此實地方
一苦累伏懇憲臺軫念荒瘠之邑與通都大邑情形

不同無論續增之十五兩零賠累堪憐卽舊額之七十七兩零亦竭蹶難完官不能賠必至苦民合無題請量減庶國課早完不致壓欠官民永戴高厚無疆矣

請除派辦井陘道執事詳文

爲請頒憲禁永除地方苦累事查靈邑賦役全書內載有每年井陘道更換桌圍額支存留銀五十兩自順治十二年奉裁銀四十兩順治十四年奉裁銀十兩此項存留久已全裁解部歷年奏銷在案而每逢

新道到任所有安設等項仍責之原派地方從前皆係里長供應苦累不堪不但製辦各項工費浩繁其交納之際不免需索之苦卽額銀不裁尚苦不敷况額銀全裁無米之炊艱難萬倍幸逢近來各任道憲俯軫下情每從寬恕不至大累至前任井陘道劉蒞任恆陽尤加體恤疲邑官民得免掣肘離任之時一應舊執事俱檢留本衙門緣不擬以自隨將來新道憲到任可以一無所累但恐本衙門各役相沿舊習藉口修理朦朧催辦或仍問之原派地方則卑職仍

不能堪或另派之別州縣則是卑職以鄰國爲壑皆未可定伏乞憲臺批行并憲將前道劉所留執事等項責成本衙門各役收管如有毀壞各役自行修理不許派之州縣永爲定例則鳩鵲窮黎長沐憲慈於勿替矣卑職謝事之時爲地方他日之慮故敢冒昧瀆陳伏候憲裁

監生捐納米穀借貸窮民詳文

爲敬陳地方賑後情形懇祈憲鑒曲賜矜恤事竊照靈邑上年叠遇夏秋二災小民苦狀萬千歷經詳明

在案幸遇

皇仁浩蕩旣蠲且賑僅延殘喘不意今歲復遭風霾肆虐二麥無收亦經卑職將夏災情形報明在案目今雖幸遇甘霖秋田盡種然屈指西成尚須兩月有餘前之賑者已經喫盡豈能枵腹以待兩月之後近雖奉有憲檄勸蠲煮粥然靈邑山僻窮縣素無大商富賈蠲者有幾卑職又現在奉文造冊聽候交盤無俸可蠲目擊心傷查現有生員傅支裝吳達俊秀安日強陳某四名蠲納監生共計米三百二十石例應

貯倉懇乞憲臺檄仰署印官確查至極無路飢民每名借給若干令其秋後還倉既無損於貯倉報部之數而鳩鵠之民得濟眉急所全實多卑職即日謝事因從地方起見敢冒昧瀆陳伏候憲裁

申直隸學院文

爲申送講義事照得士子學問莫先於講明書理文風卑下皆由書理不明士習不端亦由書理不深卑議自蒞任以來每於簿書之暇到學命諸生講書疑者開之舛者正之一則欲端其舉業之根本一則欲乞賜裁之

又

爲申送書籍事照得今之士子窮年累月止知用力時文而一切經史皆不暇讀所以學無根本而士風日陋故選先正制義數十篇名曰一隅集爲之指點其開闔虛實之法使之略知時文路徑而以其暇日依程氏分年讀書日程肆力於經史庶幾學有本原

而真才可出或稍補士風之萬一除一隅集先經申
送外其程氏分年讀書日程舊板多訛今爲較定付
梓分給諸生合將樣本上呈伏候憲裁爲此備由具
申伏乞照驗施行須至申者

季考示

照得靈邑山川盤結地氣鬱蔥自昔多材如樂曹之
功業魏煥千古維絳之科第彪炳一時今豈無其人
乎亦在人之奮奮何如耳士果有志則何事不可爲
以豪傑自期則豪傑矣以聖賢自期則聖賢矣古人

之成法具在也微言精義昭然經史也身體而力行
之豈患不爲天下第一等人哉苟志不立甘爲庸愚
拘於氣囿於習迫於飢寒陷於功利溺於異端蕩於
辭章學術愈卑人品愈下卽欲如樂曹如維絳且不
可得而况過此以往聖賢事業哉如是而曰地不生
材豈地之罪哉本縣承乏茲土爲朝廷宣教化厚風
俗作人材是其職掌愧未之能也竊樂觀爾多士之
志焉謹擇本月幾日舉行季考凡在學生員暨闔境
儒童務期畢集各抒懷抱使本縣知爾多士平日之

三才集外集卷之五
所學若何能不移於氣習否能以古人自期待否將
拔其尤者以爲一方之儀型庶幾相磨相礪人材日
出而本縣亦得藉手以報朝廷焉雖其所以相期者
不在文藝之末然言者心之聲也觀其言可以知其
心韓退之不云乎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爾多士果
能志聖賢之志上窺周孔之奧下入程朱之室以正
誼明道爲學以先憂後樂爲心發而爲文其不與流
俗之文相去霄壤者未之有也本縣當拭目以觀爾
多士其勉之

墾荒示

爲勸民墾荒事照得務本力穡乃備荒之上策礪瘠
之土苟可播種皆足資生查靈邑兩次奉 旨蠲除
荒田糧額蒙 朝廷浩蕩之恩固甚厚但此等荒田
雖係瘠壤其中豈無可略施播種收升合之利爲餬
口之資者乎爾民或慮一行播種便當起科一行起
科則所收之利不足以完公稅播種之利有限起科
之害無窮所以逡巡而不敢種耶不知此不足慮也
朝廷所欲起科者乃膏腴沃壤永遠成熟之田若爾

靈邑荒田皆係邊山濱河岡阜之區邊山者遇雨則略可種植逢旱則盡成石田濱河者水去則略有田形水至則依然浩渺至岡阜之所半土半石縱有種作不成片段此在爾民辛勤拮据耕得一升可免一日之飢耕得二升可免二日之飢朝廷豈與爾民爭此些須之利耶為爾地方官長者苟非病狂喪心豈肯將此瘠薄不堪水旱無常之土勒爾起科以貽爾無窮之累耶爾民但放膽耕種勿有所慮與其出加倍之息借貸富室債負日積生計愈促何如取之

地利之無窮也與其忽遇凶荒號呼無策何如及此雨澤調和盡力耕耨苟家有三年之蓄雖遭水旱可免流亡父母妻子始為我有萬福之源皆自此始里長鄉老其徧諭村民及時努力苟有寸壤可種植者皆勿得荒棄其不可種穀可種棗梨等物者即行栽種以廣生計如怠惰不耕及里長不行勸諭者查出一體究治或有刁民將前項荒熟不常之地指為熟田挾仇索詐者當以誣告論從重治罪

禁賭博示

三魚堂外集卷之五
為嚴查賭博事照得賭博之禁屢經各憲申飭本縣
諄諄出示曉諭良善之人無不改弦易轍近訪關廂
內生員之家竟有公然開場賭博者聚集無賴深藏
密室之中地方保長既不敢問晝夜呼盧罔顧法紀
獨不思既列宮牆之內何甘為不肖至此縱然僥倖
不露為鄉黨所鄙薄雖忝列衣冠實與盜賊無異清
夜自思何以自安况本縣嚴行訪拏斷不令此敗行
之徒汙玷黷序除一面訪確申究外合行曉諭為此
示仰保甲人等知悉如甲內有前項劣生開場賭博

者甲內人卽據實呈報本縣審實立刻申憲黜革懲
究如甲內人畏勢隱匿不報本縣自行查出地方甲
長一併治罪法在必行各宜凜遵

又

為嚴禁賭博事照得靈邑地瘠民貧非勤非儉不能
過活為農者當力於稼穡為商者當精於貿易各守
恆業庶幾可望漸至豐亨本縣下車以來乃訪聞爾
民有不務生理專事賭博什伍成羣如醉如狂豈良
民善衆之所為合行嚴禁為此示仰闔邑人民知悉

除已往不究外自今日始爾民當洗心滌慮盡易前
非該方總甲不時稽察如有前項賭博之人立拏報
縣以憑究治并具方內並無賭博甘結如容隱不報
該方總甲一體治罪此縣內第一惡俗本縣痛心疾
首執法如山斷不姑貸各宜自愛毋貽後悔

又

爲賭風不息民累日滋再申嚴飭以安地方事照得
賭博爲盜賊之源縱賭則縱盜根本不清其流無已
靈俗澆競成風民失恆業因而游手蕩徒以賭爲事

飢寒所逼勢必爲非本縣不忍以赤子陷於迷途將
來卽爲禍階業經頒行條約諄諄勸諭近乃批閱詞
詳或因賭而雀角兆爭或因賭而毆辱斃命構嫌結
怨事非一端皆由爾地方人等視爲具文以致無籍
棍徒引誘良民開場圍賭放利抽頭博陸呼盧無分
晝夜是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保甲不稽查
隣里不舉首爾等不思此風一熾小而穿窬大而截
劫窘迫無聊從此民無寧宇矣言之髮豎除現在察
訪並發示嚴禁外合再嚴行申禁爲此示仰該地方

軍民人等知悉嗣後共相戒勸各安生業該地方不時嚴查不許無籍棍徒局賭誘惑釀成盜患致害地方仍月出具並無賭博甘結呈報如頽風不改仍前賭博倘經告發或被訪聞立刻嚴拏究治地隣不首一併連坐照律治罪決不姑恕凜遵毋忽

禁打降示

爲嚴禁行兇毆打以慎法紀以保身家性命事照得俗尚淳龐禮崇謙遜今靈邑之民賦質强悍好勇鬪很習以成風本縣下車以來每閱招情屢見兇徒懷

挾私忿輒恃強凌弱憑多暴寡橫行毆打或折人手足或揉人眼目割耳剃鼻無所不至且有傷重致死畢命於俄頃開律法開載鬪毆殺人者抵命傷人致殘篤疾與剜眼折指抉耳鼻等項分別充軍流徙煌煌國憲何可輕犯乃不忍一朝之忿害人自害未定罪名先受囹圄桎梏敲扑慘刑已定罪名重則正法輕亦遣戍由此而田園鬻盡衣物變空供費不給飢寒迫身上則累及父母下則累及妻孥且鄰里親屬干連在內隆冬盛暑往返解責曠時廢業怨恨無

已至此地步悔當何如故消仇解怨忍人讓人乃保
守身家安全性命之良法切勿爭強逞雄止圖洩忿
於一時不顧無窮之禍患也擬合通行飭禁爲此示
仰城市村莊居民人等知悉恪將本縣之言時時省
惕各保身家性命倘有干犯法紀恣行兇暴者立拏
重究以正其罪以免無干牽累若里鄰不舉私自講
和一併嚴行懲治該地方勿視優游以長悍風各宜
遵凜毋忽

息訟示

爲勸息訟以厚風俗事照得健訟之風最爲民間大
害每因一時小忿不能忍耐一訟在官勢不由己經
年累月守候公門受吏胥之侮不敢出聲求逞其小
忿而反受無數惡狀不甘於此而甘於彼何其愚也
又有所爭不過銖兩而訟之費反過於所爭甚而破
產蕩家者有之故欲爭氣則訟之受氣愈多欲爭財
則訟之破家更甚智者必不爲此卽幸而勝亦成一
刻薄無行之人仁人君子所深恥而况其未必勝耶
此皆由峻訟刁民喜於有事乘兩造之小釁因而懲

憑成訟希圖取利愚民不知而入其網羅本縣每見此等惡習未嘗不痛之憐之靈壽一邑向稱醇樸寡訟然本縣未入境之前已有抱訟牘而控於道旁者誠恐此等習氣日進月長浸成惡俗爲此示仰境內人民知悉除人命盜案萬不容已者方始告官其餘戶婚田土小小忿爭務宜忍耐聽親族勸息勿聽人唆且如有一事吾果無理耶固當開心見誠自認不是吾果有理耶退讓一步愈見高雅與其爭些小之利何如享安靜之福本縣雖設有三六九告狀日期然但願爾民爲耕田鑿井之民不願爾民爲匍匐公庭之民但願爾民爲孝友婣睦之民不願爾民爲便給善訟之民鄉長保長宜傳相告諭俾咸體本縣此意相與勉爲君子而恥爲浮薄則人心和而天意動荒旱之災亦可因而消弭矣其有向來慣爲刁唆誣告起滅詞訟者亦宜痛自省改洗心易業倘或怙惡不悛本縣訪知定行按法重處決不姑貸

禁圖賴人命示

爲嚴禁輕生以重民命事照得某邑風氣剛勁人每

輕生或因口角微嫌或因睚眦小忿輒尋自盡投繯
溺井服毒而死者比比皆然原其意謂拚一死以圖
賴他人殊不知自盡無抵命之條人未嘗坑害而已
死不可復生拋其父母撇其子女永絕夫婦之好舉
家號慟慘目傷心死而有知不識其追悔當何如也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又何可一朝之忿自行戕賊致
死哉此皆愚夫愚婦一時短見不知此身所關之重
也父母生我則我之一身為父母所倚賴我生子女
則我之一身又為子女所仰給輕生自盡老年父母

何人奉養幼小子女何人撫育人雖至愚莫不有愛
父母憐子女之心何其忍於拋棄乎故死之重比於
泰山惟男死於忠女死於節烈乃為得所若因微嫌
小隙憤恨而死男為頑蠢女為潑悍不孝不義非節
非烈枉死而不得善名徒貽人以訕笑由此思之其
亦可以猛省矣至於姦惡之徒指屍訛詐糾眾毀人
房屋碎人家伙搶人衣貲逢人亂打兇暴等盜賊輕
生之人謂有此一番可行故揀命之念所由起也擬
合嚴行禁飭為此示仰城市村莊軍民人等知悉慎

勿因一時嫌隙短見輕生倘有投繯溺井服毒身死者指告他人概不准理若以自縊自溺自毒自刎捏爲謀故毆打情詞卽坐以誣告之條若不經官糾眾私行打搶借端訛詐一概拘拏治以搶奪之罪各宜凜遵毋忽

禁重利示

爲嚴禁重利以甦民困事照得小民窮苦至極終歲勤動辦完國課尚慮不敷而富室大家悍卒土豪或開當網利或放債盤占吸髓吮脂爲富不仁小民當

窘迫之際卽物值一兩而質當不過一二錢銀不足色秤戩又輕未出門時已耗加一及至取贖足色大戩又違禁取利五分者或六分者不等公然行之無忌至放債之家非寫房地作抵卽勒子女爲質每月五分以至加一稍一過期卽利上起利重重盤算必至房地子女盡歸其手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甚而官糧不完反完私債不獨病民兼之病國莫過於此合行出示禁革當舖放債悉遵定例行利不過三分不許利上起利盤人房地子女窮民省得一分卽受一

分之惠又與富者無損而赤貧沾恩靡既矣爲此示
仰闔邑軍民人等知悉無論當舖放債如有行利三
分之外者立拏解憲律法如山斷不姑貸速宜易轍
毋自貽戚

懸賞購盜示

爲懸賞購盜以期必獲事照得律文凡常人捕獲強
盜一名竊盜二名者各賞銀二十兩此正重賞之下
必有勇夫之意今盜案纍纍而未聞有常人獲盜者
緣小民不知律文孰肯犯難緝捕而爲此有害無利

之事不第平日不肯捕獲卽當救護苟非孱弱可擒
者不過驅之而已誠恐血口扳害拖累無窮夥賊暗
算後患莫測所以捕獲者寡而盜不能終無也合無
仰請憲臺通飭闔屬州縣印官出示曉諭徧貼鄉村
嗣後有能捕獲強盜一名竊盜二名者無論當場平
日各賞銀二十兩當堂給散外加花紅鼓吹以鼓舞
之如獲盜之後或本犯指扳或日後夥賊誣陷皆不
准理若暗害報復旣嚴保甲復不夜行又何足患如
是則人人賈勇莫不爭先恐後以闔村之衆奮擊一

二十之賊徒奚啻探囊取物卽有兔脫鄰封亦必堵截獲之勢難奔逸矣此本縣陳弭盜安民幾款之一蒙撫院憲批通行各屬飭遵在案除轉飭外合出示曉諭爲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凡有盜賊卽各鼓勇擒拏務使匪類斂迹安居樂業共享昇平

禁違禁取利示

當舖本是便民爲商原欲取利本縣豈不知之但立心須平如此地向來有加利至五分六分不等者貪多務得不特有干功令抑且大犯陰隲爾商人謀利

不過欲爲子孫計爲性命計若殘忍至此雖得厚利子孫豈能享用耶性命豈能保其牢固耶本縣惓惓欲爾商人減息非特爲窮民計抑亦爲爾商人性命子孫計也據呈商人亦自有苦處然窮民之苦不更百倍於商人耶因已之苦而厚取於窮人所謂但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可乎不可乎宜聽從本縣將心放平重利不如輕利之爲安多得不如少得之爲美天道昭昭報施不爽誠從清夜一思自知本縣之言不誣倘謂鄰封皆然何獨靈邑當輕則爾商人當學好

樣不當學不好樣在爾商人中昏明不一明者應先
倡率務爲公平則人人喜悅皆願到其典中得利未
必不反多况天心眷佑積蔭子孫更自無窮乎其深
體本縣之言毋忽

鄉約保甲示

爲申明鄉約保甲以挽頽風以靖地方事照得鄉約
以勸善保甲以懲惡卽古比閭族黨之遺法而行之
未善或有其名無其實甚則苛細騷擾反不如不行
之爲愈是非法之不善行之者未能講求盡善耳昔

人云鄉約實行自無姦兇猶有姦兇是鄉約未嘗行
也保甲實行自無盜賊猶有盜賊是保甲未嘗行也
本縣承乏茲土願爾百姓盡爲良民風俗淳美獄訟
衰息盜賊屏伏閭閻寧謐惟是力行二法庶幾可有
成效而又痛惡苛擾恐及累地方今與爾百姓屏除
煩文講求實政爲此示仰闔境民人知悉除鄉甲條
約漸次申明外擇於幾月某日先於在城舉行鄉約
隨即查點保甲以次單騎親往各村莊悉照在城例
凡本縣所到之處嚴禁騷擾絲毫不累我民如有借

端生事者立拏重處其鄉約保長等務須實心任職
倡導鄉民稽查匪類如有仍前視為故套苟且率責
者革除不用外仍治其怠惰溺職之罪各宜自奮互
相勸勉以副本縣期望爾民之意毋忽

申禁差人示
為申禁差人以安民業事照得當差人每多無籍惟
知利己奚顧他人受累雖不奉差尚欲空手弄權何
况得票入手勢如狼虎恣意索詐不滿其壑不止如
催糧則不計拖欠多寡惟計酒費輕重重則雖多放

鬆輕則雖少帶比如拘審則原被證佐任其播弄遂
其心者多方幫襯拂其意者每事刁難至若多受人
賄賂即害人性命亦所不惜小民畏法遙望青衣至
門無不神驚膽喪積荒遺子 朝廷尚且蠲逋減賦
以愛養之及為若輩吞噬情何以堪差人下鄉雖經
禁止然日久法弛亟宜嚴飭催糧拘審一案催糧責
之現年拘審即原告帶審庶爾民各安耕鑿閭閻獲
寧矣為此示仰諸色人等知悉如有陽奉陰違私自
下鄉擾民者一經訪聞法在必行

禁革冗牙示

為禁革冗牙以便民情事照得牙行之設原因小民負物到市價值不一恐人爭競設立牙行以主交易誠不可少至於纖微之物價值明白小民自能貿易原不待牙行者自應聽從民便乃有無籍棍徒希圖射利如雞卵零星等物亦皆假借牙行名色把持貨物任意低昂窮民受累合行嚴禁為此示諭後開各行知悉自示之後各務歸農不許赴集評價其有從前朦朧請帖者俱行繳銷如敢陽奉陰違仍假借牙

行名色把持市物者查出定行重究不貸

禁演戲示

為實心敬神嚴禁惡習事照得敬禮神明在實心不在虛文愚民無知乃以演戲為敬神不知此乃褻瀆神明不敬之大者豈有聰明正直之神肯喜此遊戲不經之事必遭殛罰決不眷佑為此示仰城鎮鄉村人民知悉今某月某日本邑城隍誕日爾民當實心敬禮不得仍蹈向來惡習如有倡首演戲褻瀆神明者定行重究決不姑恕至期本縣率領士民拜神訖

三魚堂外集卷之五
卽於廟中舉行鄉約宣講六諭爾士民各專心肅聽
將此六諭句句思維字字體驗如有平日素行與此
不合者翻然改悔洗滌肺腸庶免天譴其素行與此
相合者務益加勸勉以敬神眷此乃敬神之大本本
縣深有望焉各宜凜遵毋忽

行查示

爲行查事照得分莫切於師弟禮莫重於死喪未有
師長病故爲弟子者漠然安坐不行一拜不奠一爵
者也有儒學訓導某沒於官已經半月諸生竟有若

罔聞知者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本縣身在地方有
維持禮法之責合行查飭爲此票仰儒學門斗逐一
查明凡在學文武生員孰到孰不到備悉開列報縣
限三日內回覆如有仍前漠然安坐者卽以行劣論
定當詳報學院處分決不姑恕

禁止夜行示

爲禁止夜行以免截劫事照得保甲若清則居民之
盜可以無虞至於道路之閒猝然相遇殊難防範然
白晝截劫苟非積年賊寇不敢輕發每見道路失事

非早卽暮或趕集夜歸或攢程早起宵行曠野孤踪
蹊蹊賊遂乘閒肆劫此實自取而盜案貽害地方若
皆日出而行未晚而息雖有強徒從何下手合無仰
請憲臺嚴飭闔屬州縣文武各官曉諭沿途汛兵日
將落無許人行水路無許舟行鄉地歇店日未出無
容客走馳駟差員不在此例柵門辰開酉閉遵行勿
失自無後患倘有行客昏夜被截必須根究於開柵
之人治以通賊之罪斷不寬假則夜行無人而截劫
之患可除矣此本縣條陳弭盜安民幾款之一蒙撫
院憲批通行各屬飭遵在案除轉行外合再出示曉
諭爲此示仰軍民人等知悉務期恪遵共享敕寧勿
視泛常自貽後悔

勸諭監犯文

爾等犯人這身子也是父母生下的當初父母生你
的時節也望你成家立業望你養老送終望你榮宗
耀祖誰想你今日到這箇地位這皆由你一念之差
不安生理好喫酒好賭錢交結匪類遂做出這箇事
來其中也有窮極了沒奈何去做的也有家裏儘可

過得道這箇是好生意不肯收心自恃勢力無敢發
覺放膽爲非毫無忌憚希圖分得財物大家快活不
知天理難容王法難躲一朝敗露披枷帶鎖淹禁牢
獄在官府豈不知愛惜你一樣的肉只是法上去
不得了沒奈何只得將刑罰加在你身你等遂受盡
了苦楚若是強盜則屍拋曠野頭掛路旁固不必言
就是竊盜也有竊盜的刑罰有何趣味你的妻子在
家裏悲啼你的父母在家裏痛哭又對人羞恥說不
出來真可酸心迴想當初若不是一念之差守分安

貧聽天由命就是吞飢忍餓強如今日受這般苦楚
如今悔也遲了然天地間人也沒有一定苦海無邊
回頭是岸只要你等將這箇心改正了痛悔向日的
不是一心要守分安貧如今若得出去再不敢喫酒
賭錢再不敢交結匪類再不敢做這樣非爲的事將
聖諭六言時刻在念頭上轉你若有了這箇心即使
今日便死也做一箇好鬼若僥倖出去便從新做箇
好人日遠一日人只見你後來的好處漸漸忘了你
向日的醜行依舊可以成家立業依舊可以養老送

終依舊可以榮宗耀祖不枉了父母生你的心切不可說我今日已做壞了索性做一箇不好的人罷如此則永遠無出頭日子了然更有一說你今日要將這箇心改正也不可看容易了須要將主意掣定方纔改得若主意不定旁邊匪類的人將不好的話來引誘你你被他引去了向日不好的念頭重新發出來了切記切記我今這一番話真箇是你們對病之藥無非哀憐你們一樣是父母所生的故諄諄勸化你你們也動心麼你們這一點動的心便是做好人的根基切不可輕看了努力努力的

二魚堂外集卷之五

終

三魚堂外集卷之五

伯基世不西神香已焚火焚火的心便是做好人

三魚堂外集卷之六

詩

乙卯候選北上途中偶吟

屯亨隨遇去遲速總平常我今跨騾北萬事正難量
所賴此方寸養之有微長執卷對先聖猶如在家鄉

途中遇雨

湖水正瀾漫風雨復連綿路上泥深尺僕夫不肯前
天晴何可期日中強加鞭長隄渺無極一步一盤旋
整轡坐騾背慄慄恐隕顛寄語當途者須知行路艱

清水潭紀事

去歲波濤上今年成坦途東隄雖未竣功成良已多
羽書旁午至暫從浮橋過糧艘仍湖行安瀾未可歌
廟謨正焦勞莫憂久蹉跎

有儀軒歌

有序

昔年嘉定有署事公倪伯屏者我邑人也曾
有德於民因建報德祠其內有假山爲予
前任趙尹雍客移置署中有儀軒軒雖美觀
而祠幾廢予故有感而作

吁嗟有儀軒其石何離奇問石何自來來自故侯祠
聞昔祠初成吏民競祝釐或持觴酒勸或獻萬年辭
翼翼堂與室尊嚴若神祇孰知祠中石一朝遷在斯
廢興誠可歎此理豈渺微我聞召公棠周人永勿移
翦拜各相戒千載以爲期動之何如耳今古豈異時
感應捷桴鼓聖賢寧我欺恭寬信敏惠斯須不可離
反躬而已矣何歎亦何疑

壽倪母仲孺人七十

有序

余昔奉教於貞吉先生佩服典型高山景行

常在心目而貽孫以英年克紹前矩門風之
美甲於吾邑天下禎祥孰大於是茲值仲太
孺人七十誕辰以家範占之眉壽其未有艾
乎敢述徽懿用當忭祝不足云詩也

至聖有懿訓慈孝家之祥物則有麟鳳器則有琳瑯
孰若慈與孝太和斯洋洋吾友抱奇質生長當湖旁
家門多藹吉蓄極生輝光手持尺素來示我蘭芷芳
曰予有慈母恩重如穹蒼襁褓失所恃慈母勤撫將
辛苦常萬千不能一一詳實我如珍珠惟恐寒暑戕

嚴君當耄期往往伏枕淋湯藥躬調奉日夕常無方
又恐子婦知每誠勿徬徨誠心貫上下事事繫肝腸
今年七十載精力幸康強願借君子辭庶幾進一觴
我聞起竦立展卷覺芬香君家和氣積福履正未央
我昔挾陳編肄業君東堂朝夕君喬梓銘刻在中藏
愛必計深遠敬則及梓桑慈孝相感噓盤結成光芒
澹泊與寧靜古道猶不亡積善有餘慶斯言豈愚狂
况復賢慈母令德自當章純嘏皆自有期頤亦尋常
何必少室芝乃足慶無疆寶此萬石風何往非康莊

願借君家矩婦除聲利場囂競永不作天地長平康
祝杜母朱太夫人七十壽

滔滔駕湖水日夕流不窮自昔產英傑卓犖光鼎鐘
今茲清淑氣爰萃少宰公學貫千秋上令德四海宗
經術陳丹陛正色率羣工朝野競歡羨昭明日有融
壽母顧之喜有子慰我衷我昔相夫子一經常苦攻
兢兢守祖德豈敢冀亨通源盛流自大穠藁必有豐
何以報 聖恩惟有勉靖共仁義我家學拳拳服心
胸薰猶務分別鸞鳳必盡庸風俗登三古事業阜夔

同恭聞至聖訓顯親孝乃隆期頤吾自有慎勿念尸
養燕山千萬仞峨峨極蒼穹僉言願壽母遐福如山
崇

田家行

誰云田家苦田家亦可娛上年雖遭水禾黍多荒蕪
今年小麥熟婦子儘足哺所懼欠官錢日下便當輸
昨夜府檄下兵餉尚未敷里長驚相告少緩自速辜
不怕長吏庭鞭撻傷肌膚但恐上官怒謂我縣令懦
傷膚猶且可令懦當改圖陽春變霜雪爾悔不遲乎

急往富家問倍息猶勝無田中青青麥已是他人租
聞說朝廷上方問民苦茶貢賦有常經誰敢咨且吁
不願議蠲免但願緩追呼

滹沱篇贈靈邑貢士馬子騰兼示諸生二十二

韻

我來滹沱濱滹沱水盈盈浩氣所盤結賢哲常挺生
屈指數前獻往往移我情邇來教養弛人才多圯傾
弦誦雖不輟實學苦難明馬子秉秀質文詞麗且清
鏖戰黌序中每試輒先鳴 天子臨曲阜慨然思治

平有詔搜俊傑選拔貢於庭馬子首應選光耀滿荒
城余聞喜不寐匪為相知榮方正者獲進庶幾吾道
亨願言益努力聖學是經營一勝何足言所志在大
成男兒生天壤當學朱與程兢兢務主敬致知且力
行天理爛熟時萬事鴻毛輕古今艱鉅任皆於我身
擎山川亦生色千秋常錚錚勿謂世滔滔何妨亦裸
程勿謂聖域遠近在牆與羹我聞先民訓致曲能有
誠

贈安平令陳子萬兼訪中州名集十四韻

君家世忠貞况復盛文章代有風雅才海內共稱揚
君生震澤畔長在闕伯鄉南北清淑氣君兼有其長
喜與君作吏同在恆山陽願言資切琢示我以周行
聞說古商丘自昔聖賢場人才常濟濟史冊多芬芳
近代風未泯作者亦蹉跎君爲我訪問俾得瞻輝光
堂奧雖難言庶幾藥其狂時事多棘手愧我學未詳
藉君廣聞見或得起膏肓勿謂掣肘中何用尋粃糠

贈阜平令潘价維視災靈邑十四韻

與君生南服作吏恆山陽君質如鸞鳳君器如珪璋
區區樛櫟材視之若望洋所與君同者惟此惻怛腸
荒邑遭洪水四野盡蒼茫束手正無策中夜起徬徨
喜君捧檄來恫痛若身癢慷慨告大吏不救民且僵
閭閻鳩鵠情遂得達廟廊君馬自喂養君僕自齋糧
有酒不敢飲有肉不肯嘗知君憐溝瘠意不在豆觴
何以報大德惟有中心藏悠悠滹沱流此念固不忘

穎川行贈同寅 景翁并壽

穎川太守黃次公卓犖不與凡吏同八載穎川無他
技力行教化贍貧窮耕桑樹畜不厭煩田者讓畔獄

長空亭猪烏肉特餘事所尚不在誇明聰是時百姓
苦吏急桑孔張趙聲隆隆獨用寬和稱長者治去秦
甚何妨聾戶口歲增治第一鳳皇神爵鳴雖有詔
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旌其庸太傅御史次第拜起
家謁者丞相終謁者丞相亦偶爾可喜得之寬平中
乃知持法不貴刻俗吏嚴酷真矇矓夏侯尚書洵有
用經術原與吏治通煌煌班史循吏傳讀之不覺生
清風

贈陳安平子萬并壽

束髮誦漢史仰止博陵崔亭伯旣翩翩子玉亦多才
實也少沉靜卓然出塵埃惟讀政論篇不能不徘徊
文以嚴致平茲言何爲來王道尚寬仁豈盡欺我哉
解網非罷軟斯民良可哀子真激一時無乃未細裁
陳君宰茲土膏澤日益培借問何以治聞賦山有臺
申韓非我學視民如嬰孩一破崔生論俾我心目開
君常持此念陽春爲君回心與造化游千秋常恢恢
表賢母閭

越歲在龍蛇風景偶告愆畿南及畿北處處民苦癩

黍苗盡枯槁農夫空胝胼草根盡充食斗米三百錢
恆陽有賢母惻然心憫憐我賴先世德諸子聿翩翩
聲名溢中外冠纓滿堂前當此旱魃虐千里多罄懸
天子尚咨嗟憂形雲漢篇况吾桑梓情忍視無突煙
前憲有遺則我願一追攀鄭展出鍾粟黔敖陳粥饘
豈不惜錢財其如心鬱適我食可無肉我衣可不鮮
但無溝中瘠我便安食眠出我饗殮資一一陳路邊
務使鳩鵲形殘喘得苟延闕里競歡呼何啻甘露零
歡祝遍遐邇直達九重天有詔出丹陛伐石南山巔

特表賢母閭芳聲俾永傳寄語厚積者勿徒務芟芟
蘇茲菜色人勝於買良田

壽叔祖話山翁七袞

憶昔總角時屈指里中賢卓犖固多人叔祖寔翩翩
自茲竊嚮往服膺常拳拳每一接緒論輒復意欣然
私喜黃叔度近在家庭前中歲遠宦蜀召杜聲流傳
一朝賦歸來優游茂叔蓮身隱名愈震年高德彌堅
隴也愧不敏留滯在幽燕嘗思脫塵網追隨當湖邊
時聞老成訓庶幾箴其偏竊怪漢伏生九十便多愆

三魚堂外集卷之六
空勞鼂大夫不能辨百篇孰如我叔祖終日常乾乾
有詔問尚書一一能口宣

贈崔平山

聞說古王母遺跡在房山簡編莫可考紛紛傳里闈
豈願從八駿來觀禮義閑抑是穆天子挈之游人寰
區區白雲篇大雅久欲刪况茲益訛傳千載疑信閒
君子貴令德何必遠追攀瑤池咫尺耳無事西出關
惻隱滿腔子勝似仙人顏不見崔使君視民如惻痲
自從兵戈來閭閻日苦艱一自君下車逃亡漸次還

嘖嘖歌頌聲往往流山灣充君愷弟念召杜直等閑
此德何終極滹沱水潺潺

梁溪詠題潘貞女奔喪記

夙昔聞梁溪蔚爲賢聖鄉赫赫高與顧發憤立大防
掃除末俗態奕世有輝光至今兒女子亦知重綱常
制行有偏全此道猶未亡卓哉潘貞女志操嚴秋霜
未識夫婿面永矢不敢忘於禮似爲過摯性逾共姜
不惜一生寡斯志良可傷我從貞女弟得一聞其詳
示我奔喪記滿紙覺芬芳人生苟努力何事不可彊

劇秦美新者是誠何心腸

孤松吟送僉憲梅崖李公解任還都

孤松生高岡天矯挺奇形雖遇大風起不隨衆草零
大風有時息孤松長青青人生有屯亨自昔多變更
所貴學道者猝加之不驚毀譽任紛曉吾獨守吾貞
不見黃次公歷盡通與窮忽從廷尉議忽並丙魏崇
榮落有何常萬事真夢夢所以董江都明道不計功
下帷是吾事升沉惟上穹勿憂世險巖但願吾道隆
俯仰無愧怍何虞衆論訐路旁多歎息競欲問太空

誰知君子胸霽月與光風

箕山

吾聞古箕山云在嵩高旁又聞許由跡乃在郟穀鄉
孰是孰非歟往事多渺茫不識勳華世何故有留良
豈見共驩輩意氣猶揚揚所以甘高蹈不願任陳梁
不知與禹日孜孜廟堂懷襄勞拮据飢溺在心腸
之子若聞知應愧獨翱翔我友產洛水筮仕恆山陽
宰相箕裘在膂力况方剛努力崇明德前途正未央
鳩鵠賴扶持四海仰休光應令箕山客俯首謝疎狂

光武臺

咄咄光武臺遙接堂陽城當年馮鄧輩竭力相扶撐
功勳垂竹帛至今有休名世道方隆平無事談戰征
儒生思以國惟在六經明敷之爲吏治膏澤徧蒼生
人之吉勝是求干城王子抱經術洞悉閭閻情
結不農安鑿耕方且搜文獻遠追先民程
但願行君學何憂潢池驚爲謝雲臺將無勞費經營

寄山西范進士彪西

聞道汾水濱大儒又篤生弓旌不能屈遠追先民程
發憤尋絕學非爲求名聲卓卓辛與薛時時在牆羹
家學有淵源丕承愈益精著書滿篋笥吾道賴干城
愧吾風塵中未獲隨景行河津旣已遠誰人開我盲
願言去世網竊附在嚶鳴勿嗤下里音如何辱韶英

送匏湖叔南歸

仕宦如奕棋勝負何足論所貴有天爵到處自長存
所以古先哲三已色常溫不見宋考亭一生明六經
登朝九十日謠詠滿中庭著述仍不倦身退名愈馨
莫恨一書生不得作公卿古來書生業往往勝蓬瀛

三魚堂外集卷之六
高山衆所仰千秋常錚錚願言志大道一切鴻毛輕
掃除詞章習佛老并擴清濂洛與關閩時時在牆羹
孰云三徑中不可追咸英

木布衣集

偉

布衣文詞何陸離氣吞雲夢澤舉世皆披靡

存一光芒若鼎彝磊落真可愛胸中無一疵
男兒當如此何庸學脂韋所惜瑇瑯質未經琢與追
洙泗旣云遠狂狷多陵夷魁梧奇偉人汨沒酒與詩
展卷一莊誦慨然思仲尼

贈宗冀州意園并壽

咄咄宗使君分符來信都喜君在衆中慷慨發訂謨
曰余同舟人所貴相匡扶有善宜競勸有過莫面諛
卓哉君斯語迴與流俗殊自從大道隱人各謀自腴
吏治日益雜民生日益劬苟能充君言相應如鼓桴
臯夔可攀躋龔黃何有乎願我百君子人書置坐隅
同寅而協恭相率遊康衢掃除晚近態直上追唐虞
借問何能爾皆君所感孚茲德視恆山千秋永勿渝

贈潘子遠亭尊人壽

錫山潘遠亭秉志何芬芳作吏恆山南遠邇稱循良
一朝賦歸來意氣殊洋洋益勵青雲志精進不可當
問君何能爾淵源正孔長有親未白頭寄跡在戎行
少小志在追黃唐孝友著族黨才器重珪璋
偶一試黃石方挾策上幕府慷慨當危疆
兵民相錯雜一一歌平康衛霍何足論直希涓濱姜
嘗聞過庭訓男兒須自強文當贊化育武則務匡襄
不必計利鈍但祈此心臧余聞起竦然所見何堂堂

宜吾遠亭子志操如鸞凰愧余樸遯材不能頌琳瑯
幸昔託同舟得一睹光芒捉筆述梗概聊當進一觴

贈曹翁臻萊七十

自從出門來不覺七八春頭髮強半白勉強涉風塵
羨君秉奇質豪邁超等倫兒孫多英拔不啻太丘陳
優游談詩禮終日常津津門風雍以肅古道賴未泯
屈指君甲子七十今纔旬七旬何足言眉壽正無垠
愧余樗櫟姿幸託在姻親磋磨亦有年猶然徒苦辛
常思脫軒組逍遙當湖濱從君問奇字日啖鱸與尊

左手握芝蘭右手攜鳳麟各出青箱業仔細論道真
箕裘告成就世風亦返醇君應倍欣然陶陶同大椿
贈張長史庶常

自余來京師喜與君周旋倉皇顛沛中感君意纏綿
相期在千古知君念已堅慚余學鹵莽不能有所宣
徒與俗齟齬自省亦多愆幸遇浩蕩恩得放早歸田
自此共野老耕鑿安堯天但樂聞賢者所學益精專
正誼明道志皎然日月懸繭絲牛毛理直接先民傳
正學旣昌明燭火盡棄捐統紀從茲一王道惟平平

始信俗可移只在日乾乾村農亦狂喜光耀滿林泉

贈某十四韻

舟發潞河頭朔風初颼颼濟汶正浩瀚河淮水悠悠
喜逢素心人晨夕共優游世網何足言邈然念前修
君方際休明尚當展嘉猷舟楫鹽梅效行將次第收
司馬洛中園恐難許久留我歸安耕鑿村農是吾儔
一經付豚兒坦然便無愁君住邗江上自昔多名流
聞說漢董生作相在此州正誼明道語直追孔與周
遺風猶在否爲我一訪求

贈姚亘山

丈夫志四方此言須細詳四方雖云樂何如在家鄉
况復多變態前途更難量網羅到處有不可不慎防
所以器重訓教人善行藏進禮退以義窮達視彼蒼
滔天劫皆是必擇康莊人生貴知道豈必登廟廊
君發兒詩人拳拳十畝桑子陵老布衣咄咄勝侯王
堯夫安樂窩至今仰耿光此中有真味難與世人商
君誠熟及覆知吾言不狂

贈周救寧尊慈陳太孺人七十壽

我友抱奇質矢志學周程不遠三千里翩然來帝京
不入金張室不逐紈綺行不求印纍纍不羨金滿籬
但願聞大道歸慰壽母情壽母長名族椒蘭由性生
况復歸高士家世篤忠貞鮑車與梁案閭里傳相驚
白頭無他願惟願兒學成無使鄒孟母獨擅千秋聲
所以令子心自愛若瓊英必欲琢成器不敢憚遠征
長安多名傑人閒之蓬瀛先猷或不遠庶幾在牆羹
愧余樸遯姿平生徒硜硜承君來相問不能一發明
無已有一言敬願爲君傾恭聞古聖賢其道惟立誠

人心與道心苗莠不並榮朱子白鹿規若射有鵠正
夙夜常念茲名實自俱宏勿謂俗滔滔何妨亦裸裎
歸求有餘師無事遠經營六經昭日星只在一與精
慈幃靡正喜期頤顏如嬰

河題靈邑南寨村佛寺二絕

亦是聰明奇偉人能空萬念絕纖塵當年可惜生西
土未聽尼山講五倫
偶憐愚俗多狂惑敷衍輪迴俾駭聽若知同泰舍身
事應悔當年語不經

讀張文潛江上詩因嘲

宛丘先生學頗堅惜從蘇氏雜狂禪莫道紛紛渾似
夢人生何事可茫然

男 宸徵直方

姪 禮徵用中

寬徵觀上輯

壻 李 鉉枚吉

曹宗柱星祐

張金城固菴

外孫曹煥謀詒我

李文洽立誠

張大有長風

李文瀚南臯

李文漢倬雲

李文渭璜來

李文濱姜望

孫壻席祐鎬渭南叅

三魚堂外集卷之六 終

清故文林郎四川道監察御史陸先生行狀

貫嘉興府平湖縣華亭鄉二十四都異字圩

曾祖錫胤妣姚氏

祖憲妣李氏

父元封文林郎妣 鍾氏 曹氏 贈孺人

先生諱隴其初名龍其後改今諱號稼書姓陸氏裔

出唐宰相宣公世為浙之平湖人宋季有靖獻先生

正以學行聞於時元初程文海至江南訪求賢材以

正與張伯淳薦正獨不起尋又與劉因同徵固辭不

應隱居著書詳具邑舊志靖獻曾孫宗秀明永樂末以賢良徵仁宗引見於便殿奏對稱旨以疾辭賜鈔幣還正統中傾粟麥賑飢勅旌尚義子珪景泰中出穀千數以賑者再賜爵廸功郎自後子姓繁衍科第貴盛孝義雍睦迄今以禮法甲邑中廸功孫溥爲豐城縣丞嘗督運夜過采石舟漏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漏忽止旦視之則水荇裹三魚塞之人以爲盛德之祐溥子東始遷居泖上築堂名三魚今先生文彙率稱三魚堂者以此東四世孫濂先生祖

也濂長子燦崇禎甲戌進士濟南府推官戊寅歲被兵城陷闔門殉難今祀於鄉賢第三子元先生父也邑庠生以先生貴勅封文林郎繼室曹實生先生先生端重靜嘿聰穎過人兒時封公授以左氏傳稍有芟節先生舉所芟盡讀之詰朝暗誦不遺一字後授六經子史輒上口成誦少長勵志聖賢之學專意洛閩諸書嘗點勘四書大全參以蒙引存疑淺說之要而一折衷於朱子每讀一句必反覆玩味俟其貫通其於科舉之業功名之會泊如也先生少食貧嘗授

徒嘉善館席一樓下樓久就圯先生作危樓文以見
志有李氏欲延之託友道意先生曰我固願往但館
穀不可有加使我有以謝主人其審義利決取舍一
介不與一介不取之節素所樹立固如此順治丙申
補邑弟子員尋食餼康熙丙午舉於鄉庚戌成進士
需次里居則益肆力於學凡程朱之文集語錄以及
有明諸儒之書莫不咀其精英抉其瑕疵至於嘉隆
以後陽儒陰釋改頭換面之說亦皆悉究其微而盡
燭其蔽於是居敬窮理履仁蹈義粹然一出於正矣

乙卯授嘉定縣知縣嘉定爲濱海大邑土高乏水民
多逐末以故城居者少而富商鉅室散處市鎮武斷
暴橫相沿成俗富者競奢麗貧者舞刀筆喜事健訟
又夙有饒裕名旅客圖潤囊橐者往來如織胥役土
豪倚爲姦利不可方物號稱難治地不產米漕糧例
任之他邑而代輸其折色故徵銀倍於他邑積逋動
以萬計令率坐是落職先生至歎曰民不輸賦大率
以貧也其所以貧風俗爲之也譬如少年以遊冶傷
其元氣力不能服勞爲父兄者禁其遊冶則元氣自

復不禁而予以飲食抑末矣今且不爲飲食而又督過之則官與民俱病固其所耳故其治一以鋤豪強抑胥吏禁侈靡變風俗爲主大賈汪姓者素交結長吏橫行邑中先生蒞任適其僕佔賣薪者妻賣薪者來控先生命拘汪僕匿弗出益遣役捕之訊得其實以妻還賣薪者汪大恐令所識探意先生曰人無不可自新苟爲善卽善矣汪平日所爲我知之若毋犯我自新未晚汪感泣果不敢有犯市鎮少年數十爲朋以拳勇毆擊爲豪用細民畏苦之先生盡廉得其

名遇有控者責而械於門時時勸諭之視其情色果悔則釋不匝月其黨悉解散民有告其子不孝者訊之果然卽涕出自訟曰我德薄無以化汝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曉譬娓娓踰時其父泣其子亦泣乃慰而遣之大場鎮民有兄貧稱貸於弟不應輒舁弟物以去弟賄巡檢司以盜報先生怒曰是可以爲盜乎訊之乃其弟婦翁所爲遂痛懲之因呼其弟曰彼兄也乃聽婦翁謂兄盜不悌也責之又呼其兄曰汝爲長貧弟弟不應而徑取之陷汝弟不悌是汝不友也

亦責之咸感服而退俗素澆父子兄弟不相顧恤者
日見告自後遂無一來控者先生折獄不甚拘於律
聽斷時孝悌忠信之名不絕於口和平惻怛以至情
相感動使人心悅而誠服有恥而且格踰年後訟者
亦絕少案牘幾廢惟上官以他邑事屬訊者日至孔
子謂聽訟不難使無訟爲難先生殆庶幾焉嘉邑胥
役向以千數先生至官未幾易業自去者過半蓋邑
所轄地廣而事劇勢不能不多役先生惟輸解上官
乃遣役絕不令至民間有不獲已則戒其需索酒食

役心服先生潔己愛民莫不恪守其戒民亦信先生
之愛已常不待役至先期而赴地雖廣不啻臂指事
雖劇率咄嗟而辦故多役爲無用而相率自化吳俗
尚侈靡邑尤甚富室晏會窮極華縟娼優蹂雜費以
百十計貧者轉相倣效至有方丈對客而爨下乏薪
粟者婚喪皆盛鼓吹酒食稠疊以多費相誇勝纒絰
醉倒不以爲怪博奕遊手獻笑覓食之輩多於四民
謂之清客市井子弟日遨遊街肆以布衣爲恥用是
財益匱乏逋賦日積先生痛禁飭之懇切教戒且以

身先俗乃一變稍稍知禮法賤情遊嗇衣食急賦稅
催科不迫督而自集矣前此催科者惟事敲扑貧民
業窘於輸而一遇限期償杖錢又數倍先生至爲立
甘限法令應輸者自限輸若干屆期及半卽得省以
故絕不用杖而輸者爭至在任二年逋尾絕少惟接
徵前任者止十一二先生之意欲更休養一二年使
給足好義決不尚有逋賦然竟以此不獲於上官先
生始至時巡撫爲廣寧馬公有廉名頗愛重先生靜
寧慕公繼之亟稱先生治行略嫌其儒術迂緩丙辰

上允晉撫議暫抽市肆錢一年佐餉例不及巷舍先
生如例造冊報徵慕公不悅疏言時方多事該令當
列侍從從容諷議非應變材部議遂引材力不及例
降二級調用嘉民大駭罷市日號巡撫門乞留巡撫
不自安爲再具疏請復未及下而先生又以盜案落
職矣盜案者邑民張與汪姓者以小隙訐訟汪赴理
夜遇盜傷歸謂其弟曰張造殺我言訖而絕汪弟遂
以讎殺控先生疑小隙無殺理而張亦不似殺人者
汪以不刑訊張大哭於庭先生乃以實報謂是盜是

三魚堂全集附錄
六
讎未敢遽定俟緝獲兇犯定擬而一面遣捕役緝之
尋獲真盜七人讞上部議以先生初不直指爲盜疑
有諱匿引例革職而不知先生固從命案勘出盜案
非原詞稱盜而諱之爲讎殺也人謂先生盍辨諸則
曰是咎誠在我邑有盜長吏固宜罪且夜半殺人於
路果讎亦盜也而我不能斷議黜不枉奚辨爲嘉邑
益大震耆老士紳悉詣督撫爲辨卒莫省里民扶老
攜幼填塞街市爲先生呼冤以薪菜餽者腐至號泣
請受先生盡慰而遣之卽胥史輿僮宜幸其速去者

亦無不涕泗霑臆委巷悉架杵結綵然燭額手以送
遠鄉之民各刻木爲位旌幢鼓吹迎歸以祠者日數
輩凡兩月乃已四方人士競爲詩文以傳之彙爲公
歸集邑有陳生者老矣未嘗與先生相識特蠲脩脯
授諸梓至今邑人言及先生皆泣數行下謂建縣五
百年所未有也適 詔舉博學鴻辭同郡工部吳公
準菴遂以先生名薦會丁父憂不果應試蔚州魏公
環極晉總憲首抗章言先生冤再疏舉廉吏十人縣
令居其二一卽先生也奉 旨復原官先生雖被薦

復職服闋後雅存誓墓之志徘徊再三郡縣敦迫乃起又素懷秉鐸之志且慨當世任教職者多非其人赴部時欲求改選教授遴諸生之有志者而訓之銓部以方奉 特旨不便改授而止癸亥冬補靈壽縣知縣靈於真定最爲磽瘠易患水旱迫近畿輔多徭役俗強悍善鬪少訟而輕生先生曰民富而後可以教輕生之習禁令尤嚴然未盡絕者民貧而不知義也嘉定可使富而不及爲靈邑又非嘉定比奈何力言於上官非大恤民力不可時派運上供石灰騾車

靈以五輛視他邑獨多前令爭之不能得民以病告先生首以爲請至以去就爭乃得更代邑北負太行南濱滹沱不毛之土十三而羸順治康熙閒兩奉旨盡蠲其征後以言者復申隱地處分之例州縣畏罪稍有首報由是倚山瀕河之地閒可耕穫者亦相戒不敢墾先生揭示遍曉謂荒地雖係瘠壤豈無略可播種收升合之利爲餬口計者爾民或慮一行播種便當起科所入不足以完稅利有限而害無窮然朝廷決不與爾民爭此些須之利爾民但耕種勿慮

三魚堂全集附錄
於是漸有關者先生在任七年竟無一畝首報靈邑
額丁萬四千有奇例五年一編審必增數十丁至先
生審丁反虧額一千五百有奇蓋前此爲令者以溢
額爲功逃亡死絕不敢復除而攤派包賠之累日甚
先生謂如是是驅之使逃也具以實聞上詔且曰裕
課之道惟有愛恤窮民使漸充足逃亡日少則國課
日增若目前形勢實難就筋力疲盡之民責其無缺
也適巡撫于公咨訪利弊先生遂條陳六事略曰職
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非無憂民之

吏懷痼瘕乃身之志而民卒不免於凍餒者拘於法
而無如何也得君如憲臺可爲民請命於法之外
矣敢略陳一二以備採擇一曰緩征宜請也自古稅
斂必俟稼穡登場而後上供可辦向以兵餉之故正
月開徵有餘者尚可勉強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所
入不足以償債何論仰事俯育所以閭閻日窮逃亡
日多地畝日荒今四方寧謐司徒不至告匱若可通
融總計以上年撥剩之銀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
成催解以補庫額一轉移閒而民力以紓矣一曰墾

荒宜勸也 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地土瘠薄荒熟不常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所墾之地已枯爲石田蕩爲波濤而所報之糧一定而不可易所以小民視爲畏途聽其荒蕪而莫之顧竊謂此等荒地原與額內地不同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孰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新墾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新墾地補之其荒糧卽與除免其已墾成熟者請寬至十年起科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踊躍於墾矣一日水利

常興也墾田在興水利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勢難猝辦然屢年以來議蠲議賑所費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旣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闊若干工費若干彙成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贏絀以次分年舉行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一日積穀宜廣也 功令最重積穀然止蠲輸一途在富饒之邑猶

可鼓舞勸輸若山僻疲罷如靈壽者雖懸旌勵之典其誰能應當稍爲通融如荒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一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糧原非額內者許其量留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不必起解牙帖雜稅新增者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本地方積穀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疲罷之邑皆有穀以救災荒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酌量支放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侵欺而盡掣賢者之肘則民庶有

賴矣一曰存留宜酌復也自兵興之際將存留款項盡行裁減由是州縣掣肘私派公行不可救止自弊皆起於此康熙二十年漸次奉復然尚有應復而未復者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平抑將舞文弄法以爲仰事俯育之資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州縣必不能免既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蠲俸自備乎抑或責之舖戶派之里下者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雜支供應州縣必不能無既奉裁革不知上官之臨州縣皆

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不能不藉貲於地方也在主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罷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又其一則謂審丁不宜求溢額也且曰果有丁盛而額溢者宜命有司留爲積穀之用不必入額遇有逃亡絕戶卽以此補之其無溢而有缺者得報上蠲免或不肖有司無缺而捏作有缺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則寬一分在窮民上之搜求於州縣者

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於窮民者亦無餘地不肖者固樂於搜求賢者亦不能不搜求而民之塗炭日增日益矣末又言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穀毫忽之差可以卽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卽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小民所深苦也先生所陳皆籌畫久大之謀非徒爲一時補救之術真有如于公所稱許者己巳夏大旱無麥秋大風隕霜

禾盡稿奉 旨蠲免錢糧發帑金兼支倉粟賑濟靈
邑貯穀僅二百石有奇而飢民核有二萬三千八百
餘名口奉撥帑金三千兩先生躬爲部署驅馳山谷
夜以繼日而府檄以限單至不許踰額先生不顧卒
盡散之幾欲責令先生賠補僅而得免先是甲子夏
兩江總制于公薨於任 上臨朝痛悼問九卿詹事
科道今天下清廉官如于成龍者有幾人於是九卿
等以直隸巡撫格爾古德部郎范承勳蘇赫江南學
道趙崙揚州知府崔華兗州知府張鵬翻靈壽知縣

陸隴其對時雖未卽擢用然七人者後多至大官有
聲名 上固已心識之矣及蒞靈一年巡撫格公薦
先生清操飲冰愛民如子題請擢用庚午夏科道員
缺 上面諭部院官各舉所知於是工部尚書張公
敦復左都御史陳公說巖兵部右侍郎李公厚菴禮
部右侍郎王公昊廬交口論薦遂奉 兪旨行取先
生念靈邑頻年饑饉未有起色正供猶恐不支而雜
稅泛徭未盡除減將永爲民累業當謝事乃於數日
內盡爲申請首乞緩征又乞房地稅向係墊解不可

爲常勢必仍派里下題請量減又乞上司供應久奉
全裁宜永遠革除又乞將貯倉米穀不時借放飢民
巡撫于公報曰以謝事之時爲災黎起見真仁人君
子愛民至意臨行邑民哭送者數萬豎碑志遺愛如
去嘉定時是年秋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遂上疏曰
臣官畿輔久知畿輔之民情邊山一帶荒多熟少自
昔爲然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繁多民困
滋甚賴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
之民僅延殘喘然言乎家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

古豐亨之治皆非一日而成惟 皇上常持此勤恤
之心期之以積久勿責效於旦夕恩已厚而不嫌更
厚心已周而不厭更周則家給人足庶乎可望至日
前所當議者上年畿輔荒旱實異尋常雖聞有未被
災之處亦不過稍有升合差勝於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
後因部議分別不准概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
請帶徵雖今歲秋收稍稔旣徵其新復徵其舊恐非
積貧之民所能堪也蓋先生任靈壽時徵糧地九百

三十餘頃未被災地止七十餘頃後又以彙冊失開
秋災地三百餘頃雖奉全蠲其實止半致 聖恩不
得下究故首疏言之未幾湖廣總督以撫臣在任守
制請舉朝頗右之先生上疏曰臣辦事衙門聞九卿
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昌言其
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違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
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違若是夫治天
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易
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

乎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
沐浴於 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直斷其不
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養志爲何如人其非賢者耶
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耶則必不
肯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爲題請或從愛惜人材起
見然臣以爲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况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爲法程者也若使一撫
臣因督臣題請而留皆將援此爲例其不思僥倖奪
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

關係非淺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傲不復知有
 父母又無足論矣尋有旨如先生言辛未夏上
 以久旱諭諸臣協同會議直陳利弊先生遵上三
 議其一言直隸被災帶徵錢糧當急豁免一言直隸
 編審人丁宜求均平一言蠲納保舉之法斷宜停止
 皆切中時弊既又上疏曰夫蠲納一事原非皇上
 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
 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之慮深
 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苴并保舉而亦許蠲

焉則與正途無復分別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
 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為合例若保舉可以蠲
 納則是清廉二字可蠲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
 其不可矣若夫蠲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
 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
 而知其不可者矣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
 蠲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叅劾者不知
 此等官員果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
 劾乎夫既以蠲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趣

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爲不但保舉之蠲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伏乞 勅部查一切蠲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卽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及奉 旨同往會議又獻議力爭曰蠲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特保舉一綫可防其弊今若并此一綫而去之得與正途一體陞轉 國體之謂何恐未可云無礙也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然待次年三月停止則此輩無有不蠲

納者矣澄敘官方之大典豈不蕩然埽地乎此臣請速停保舉之蠲似難無庸議者也至於設立保舉而不限定期則不肖之員多因循一日百姓多受累一日卽云設立限期反生營求之弊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此若督撫賢明何處營求臣不敢謂天下必無一賢明督撫也卽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蠲納之人而保舉之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似亦難無庸議者也時大兵草豈需運甚急計臣方恃蠲納一項以濟國用當軸者亦頗以爲便治標治本各持一見

與先生既相水火 則富室儲貲日夜俟開例希進者
相率彈冠不啻飢 即諸臣以蠲納進者內外都有
先生於疏議中痛 詆斥之由是都士大譁部議以先
生拘執資格致蠲 納之人猶豫觀望遲誤軍需飾虛
詞紊政事負言官 之職擬革職謫奉天安插於是朝
野有識之士莫不 代爲歎息扼腕時庶常張君昂向
欲從先生受教未 果至是恐遽失之即日執贄爲弟
子而先生曾無幾 微見於顏面泰然處之將促裝就
道顧 上心知其無他特原宥之俾仍舊職是年冬

試俸滿遂從改調 歸論者以先生持論太嚴進言太
驟致叢衆怒席不 暇暖以去使稍和平委曲相時而
動其所樹立殆未 可量然枉尺直尋未有不至枉尋
直尺者也故寧直 道而三黜必不枉道以徇人從古
聖賢道理如是先 生惟知秉義以自處守正而不渝
利害得失豈所計 哉先生既歸屏居柳口足跡不一
至城市閉戶食貧 讀書課子茅屋數椽不蔽風雨布
衣蔬食泰如也 是先生嘉定罷歸工部席君啟寓
相延至家至是須 懇延先生先生欣然往與學徒論

制舉業踽踽若故寒士凡有就正者必爲之闡明義
理辨晰精微誨人不倦先生有焉在館一年貌加腴
色加晬人方謂先生涵養自然中和備至天必將以
其身任明道之責成繼往開來之功其年壽正未有
艾孰意臘月館歸偶感寒疾一日遽卒四方學者聞
之莫不痛傷泣下悼喪其師而嘉定之民相率至先
生祠哭弔者踵相接也先生於世俗嗜好一無所留
意惟濟人利物之念不釋頃刻未第時語及民生困
窮風俗澆薄必愀然於色兩爲縣令嘗以程明道一

命之士存心利物之言橫於胸中及任御史侃侃正
言直聲震天下遭遇 聖明庶幾一展其志而在外
旣不得志於上官在朝復不見採於當軸特立獨行
幾陷大戾賴 上恩得釋再起再躋卒不究其用以
死惜哉先生之學繩尺考亭以居敬窮理爲要謂窮
理而不居敬則玩物喪志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
理則將埽見聞空善惡其不墮於佛老以至於師心
自用而爲猖狂恣睢者鮮矣自有明中葉姚江倡良
知之說鼓動一時而聖人下學上達之法所以爲規

三
矩準繩者盡決裂破壞邪說詖行蠶起蔑禮法放名
教人心大壞而國運隨之陷溺之害至今而未已故
爲今之學者必尊朱子而黜陽明然後是非明而學
術一人心可正風俗可淳嘗著學術辨三篇又與河
南湯宗伯潛菴山西范進士彪西書往復辨論夫白
沙陽明之病今世學者亦類能知而言之至於涇陽
景逸固宗程朱固斥陳王而謂其偏於主靜近於禪
學是非先生深入闡奧辨析秋毫豈能爲此極論哉
先生在靈壽時率五日一至學宮集諸生講四子書

諄諄於義理邪正之辨彙爲松陽講義百餘篇而其
言曰今之爲世道計者必自羞乞墦賤壟斷闢佛老
黜陽儒陰釋之學始一編之中三致意焉其衛道之
心可謂嚴且切矣先生天性孝友迎養封公於嘉署
定省溫清備極肫樸以奉薦入都不獲視含斂爲恨
孺慕哀泣幾不欲生居喪不作佛事服闋猶不忍肉
食至於友愛兄弟雖堂從如一教之若嚴師恤之若
慈母歡好無間祖殯未舉獨任之不及諸弟親戚
無後者輒爲之殯少壯時能飲酒不亂後以仲弟有

酒過遂絕飲冀以化之未幾而仲弟歿先生遂終身
不飲居常容止慤敬一言一動皆有法度坐必端正
立不跛倚行必正以莊語必徐以簡燕居齋如若對
嚴賓事無鉅細皆極誠敬自少至老無惰容率性自
然不由勉強人謂其恭而安家故貧及登仕籍貧益
甚人所不堪先生絕不爲意衣足以蔽體食足以充
腹不辨美惡祁寒盛暑不爐不扇賓客往來披襟忘
倦傾所有具雞黍前輩講學之書未經見者輒質衣
易之雖脯粟不繼不顧也先生性情謙謹和厚善氣

襲人雖告戒僮僕亦煦煦若子弟及辨正學術分別
是非則反覆痛快不少回護至於民生之休戚政事
之得失忠愛迫切尤抗言極陳不暇顧忌坐是與世
齟齬但以戇直結九重之知終以激烈來衆口之
怨而至於事後則雖嫉先生者又未嘗不心服其言
而諒其心也先生爲令時上官有欲招致門下者堅
執不允用是失歡又嘗以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見
之接浙而行卽魏公環極薦先生於朝亦不先自私
謁其履蹈不苟又如此先生雅不喜以辭章自鳴然

經史淹貫義理粹精其發爲文章皆昌明博大純正
有體有德者必有言非世之絺章繪句誇多鬪靡者
比也所著述有靈壽縣志松陽講義及評選國策去
毒五十篇手定先正一隅集已刊行其篋中所遺有
問學錄一編日鈔二十卷尚有語錄若干文集若干
方在彙輯俱未授梓先生生於明崇禎庚午十月十
八日卒於康熙壬申十二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三
配朱氏封孺人子二長定徵娶曹氏先卒次宸徵娶
王氏初繼仲弟先生未卒前一日命季弟以其次子

繼而宸徵仍爲先生後女二長適太學生金山李鉉
次適太學生平湖曹宗柱撫仲弟之女一適太學生
秀水張金城宸徵寢處苦塊心志替亂不能撰次先
生行事家復清貧卽兆宅之下亦尚有待而二三戚
友暨及門之士惟恐先生之嘉言懿行日久而漸有
遺忘因屬崇樸爲狀崇樸自惟識見卑陋詞理荒淺
不足以傳先生之萬一顧嘗歷覽史傳大凡理學著
稱者未必盡爛治術循良表異者未必悉勵純脩故
儒林循吏分途各見求其大成無憾者惟朱子能全

之惟先生克繼之蓋先生之學朱子之學也先生之志朱子之志也故先生之宰嘉定宰靈壽仁育義正吏畏民懷卽朱子知潭州知南康之治理也先生條奏三疏直陳曰議勤恤民隱飭厲官方卽朱子經筵劄子便殿奏劄之議論也先生之筮仕嘉定擢拜臺中俱甫一年旋遭罷斥卽朱子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之出處也至朱子正心誠意之奏輒嘗稱善先生孝道爲萬事之本一疏亦荷允行總以忠誠懇惻上邀主眷亦無弗同者卒之直

道不容忌之者衆雖有推之之力終不敵擠之之工然其所可擠者身也不可擠者道也所以朱子之道愈遠而愈光則先生之道歷久而後顯理有必然無可疑者夫今不傳其何以明當時信後世故不敢辭避輯錄見聞述其世系爵里出處之詳與夫學問政績言論行事之大以俟當世大人君子誌之墓石載之國史以垂不朽謹狀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內閣中書舍人同郡後學柯崇樸狀

